四庫全書

史部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

寧宗

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丁丑朔邱崈罷案是年凡侂胄事本傳俱作四年誤以張巖代之初小使既為金人所却還崈復乞朝廷移書金帳以續前議又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元謀若移書乞暫免繫銜韓侂胄大怒故崈遂罷崈道遇所遣使臣皇甫恭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顏𤧚右副元

帥赫舍哩子寧皆有和意邱岳之罷江淮督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李壁諫侂胄不納壁曰凡舉大事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覘人心之向背邱宻鄉有人望奈何去之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邱宻耶因拂衣而起

己卯吳曦下白榜於四路

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總領官劉智夫為所逐　後二日曦遣推鋒軍統制祿禧以兵千五百

戌萬州曦僭位二月丁巳自重慶引兵入夔州

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代邱㝥也開府維揚

癸未金人陷階州

三月壬辰興州將劉昌國引所部兵至州金人始去

丁亥皇子圻生

二月己未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熈寧九

年故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髙禖諸陵攢宫太師寕

臣率百寮拜表稱賀從之癸亥薨追封順王謚曰沖
懐
庚寅遣淮民歸業
詔建康府給裝錢後四日命兩淮帥守監司招集流
民
辛夘楊震仲飲藥死
震仲以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事吴曦以偽命招之
震仲不屈而死

甲午吴曦僭位於興州下黄榜於四路

以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　戊戌利

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偽命削髮於利州之石鏉（咸棄）

（傳作后鏉）

庚子彭輅奔襄陽

先是輅以全州副都統進屯上津

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

甲辰陳孝慶罷

奪三官

二月戊申雪

楊輔大書開禧年號

輔時為成都府路安撫使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之號以揭之墨榜凡數千計　曦之遺諸貴人書也輔獨深止之曦不悅再與費士寅書畧云成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從權濟難就其和議北人深入何以為計相公可為問之蓋費公所答曦書其詞猶婉

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是時四路行移獨成都
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其後董鎮誅啟蔵成都得
遺曦書藁有云楊侍郎未肯通情云
壬申金人退
始御正殿復膳
甲寅竄商榮
削奪官爵柳州安置
己未吴曦反書聞

程松罷

以四川宣撫遁歸故也

楊輔為四川制置使

自成都府路安撫除以蠟書達之

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自淞江制置除

韓侂胄與吳曦書

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札同發侂胄書云伏自正月

十九日辱調雲二字號鈞翰之後此月旦日嘗附庚牌遞上狀諒以呈達多日不聞動止之詳正切瞻仰忽傳聞不一深以為疑有如先世勳德之盛中興之功居第一契丈平日忠誠許國伲冑所深知度必無是理鈞意或以權宜割地與之連和姑為保全蜀之計此非排難解紛之舉程樞既凡事背馳已為敷陳與之祠禄矣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入鈞慮敵情難測前事可鑒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子孫之傳

可與蜀山同其永久豈不偉歟伲冑平昔荷知愛之厚非他人之比故冐昧言之倘蒙開諾望以首尾曲折來上當即奏聞繼頒茅土之封顯侯寵報伲冑不任至望吳曦誅兩日而伲冑之書始至按吳曦誅在後乙亥日此日因伲冑寄書事而終言之當事之初伲冑已置坤維於度外而捷書奄至都人大喜至今誦之不忘此安觀文之大功所以不可掩也

不雨

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甲子賑給旱傷州縣貧民命諸路提刑司從宜斷疑獄辛未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命有司舉行寬卹之政八條蠲兩淮被兵諸州今年租賦乙亥釋兩浙路杖以下囚三月戊子蠲兩淮被兵州郡役錢

庚申罷諸路添差冗員

丁卯罷江浙荆湖福建路招軍

甲子董鎮以偽命至成都

鎮鄱陽人曦之客也
戊辰皇子㷆生
四月戊申薨追封申王謚曰冲懿
庚午金人去襄陽
乙亥安丙等誅吳曦四川平
先是正月辛丑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壬戌楊
巨源至興州見安丙謀之丙喜明日始出視事辛未
鳳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十六日

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安公議遂定君玉退與其鄉人白子申共草密詔而安公潤色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書密詔以納安公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曦于偽宫軍士李貴斬曦首巨源尋以義士至君玉宣密詔安丙權宣撫使巨源為參贊軍事　淳熙末安丙為文州曹官有薦于吳挺者檄兼利西安撫司簽廳時彭人蘇熈之為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文墨自許視旁人無如也挺之館客有李姓者

挺子盱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為之草表以賀表
文中有揚命二字既行矣熙之一日挾尚書以進謂
挺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李何用之挺大驚追之
不及由是李與盱皆恨之未幾趙彥逾來蜀總計舊
例西帥遣蜀官一員往迓則計使舉以京秩熙之既
為盱李所憾乃共薦安公代之彥逾見之甚喜他日
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
不敢盡言則曰其所若干其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

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彥逾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盍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寬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盱李共為解遂已未幾丙秩滿入都因為蘇代挺記其前事欲拒之盱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勢當自疑令調此官以來可亮其無它也安公為人警敏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為延譽於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為殿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遷知大

安軍比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緒復遷一官爲朝奉大夫逮其稱王即除丞相長史都省事俄楊李之議合安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操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祐宋夫豈偶然哉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待制咸爲之首史次秦薰目避僞次之李國

博興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李道傅皆不受逆儔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鄧性善程遇孫宋之源文俱家子欽劉端友劉靖之楊汝明張方家大酉楊修年梁梓詹久中晁子儀錢元儒龎坤載張權鄧諫從袤桂楊咼年李莊程公説避偽去官又其次也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輔也其餘拒偽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皐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仲等尚多有之　誅

曦及復四川功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犒賜共用金七十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帶一條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匹錢八萬二百五十引　自昔亂蜀者非蜀人如張魯李特劉闢王建孟知祥之類皆北人也本朝王均張信東京人王孝忠蔡州人中間惟饑民王小波以歲荒盜食耳非本有反意也近者吳曦兄弟與其謀主姚淮源米修之皆德順軍人董鎮饒州人方

是時東人有為元帥者為奉使者擢牧者護漕者詳刑者皆方舟而去而糾合忠義克清大憝挈六十州之地以還天子者又西人也曦既死凡前日東人之任悉西人為之自是井絡清夷四方之士稍稍而至漸復承平之觀矣

三月丁丑誅徐景望

以受偽命入利州逐總領官也

己卯利東帥劉師文帛書至行在

復賜帛書令從長處置

辛巳費士寅誅董鎮於廣都

鎮曦之客傳偽命於成都者也時士寅新知潼川府

未上鎮至廣都為士寅所殺鎮有遺曦書言楊侍郎

未肯通情蓋指楊輔云

丙戌賜安丙帛書

諭以能殺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

吝於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也

丁亥趙彦吶誅禄禧於夔州
禧曦之將也避曦嫌名更名祁引兵入夔州為新潼
川府觀察推官趙彦吶所殺
己丑瀘帥李君亮遣間使至行在
就賜費士寅帛書令叶心經理
癸巳復西和州
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復之
丙申命吳獵兼總西事

庚子誅吳曦露布至行在

朝廷大喜　四月丁夘曦函首至行在詔赴都堂審驗戊辰獻於廟社梟三日先是露布既聞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吳曦刑名命四川宣撫司籍曦産尋詔吳曦妻子論死外其男年十五以下送二廣州軍編管吳璘子孫移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尋詔存吳璘

廟祀追奪曦父吳挺官爵

安丙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

除端明殿學士

楊輔為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許奕為四川宣諭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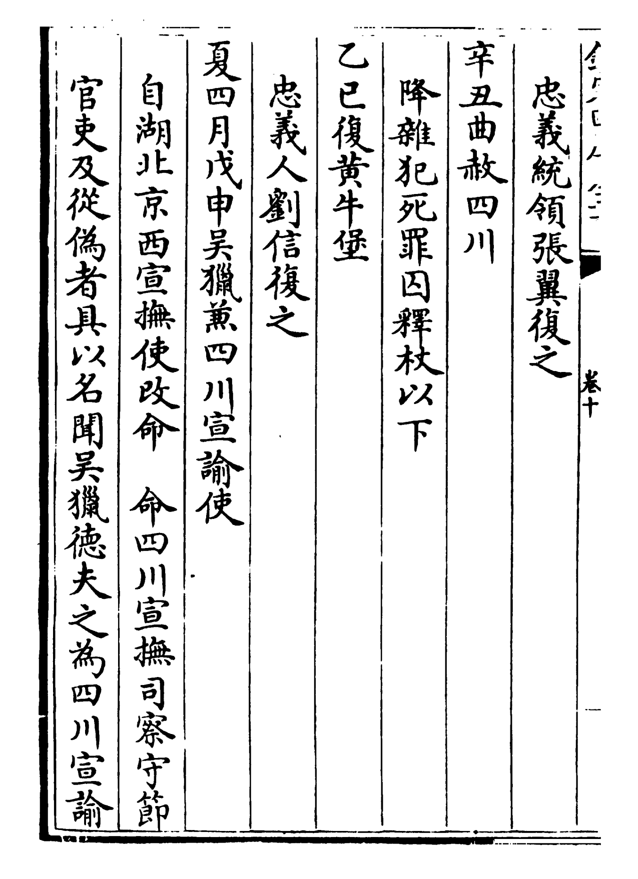
以起居舍人充

竄程松

落資政大學士奪六官筠州居住尋責授順昌軍節

度副使澧州安置

復鳳州



忠義統領張翼復之

辛丑曲赦四川

降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

乙巳復黄牛堡

忠義人劉信復之

夏四月戊申吳獵兼四川宣諭使

自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命　命四川宣撫司察守節

官吏及從偽者具以名聞吳獵德夫之為四川宣諭

也時偽命者尚在州縣而士大夫往往持脅從罔治之說務為闒冗僉謂德夫素有聲且舊從張敬夫游於義利善惡之間講之熟矣是宜翕然以旌别淑慝望之李道傳時在益昌德夫語之曰𢦤欲捐此曹闒昧之過隱而弗章俾之悔悟因而釋之令但以揚善為先則此曹當愧死矣始德夫及䕫門而有制帥之命旋又中格遅留沔州樂飲旬日遂如漢中先以輜重浮嘉陵而下至望雲舟敗凡通犀美玉粟金盃斝

之屬往往飄沒焉漢中留餘月復還益昌葢侂胄許以蜀帥命之故遣人往湖外挈其孥而遲留以俟命耳宣諭月俸如宣撫德夫以丁卯夏初入峽戊辰春末還夔州首尾一年自德夫至賔客吏士共費大軍庫錢近二十萬緡而諸司聘幣不在其數於是陳和甫劾從偽者八人得旨除名編管而副宣撫司奏駁之事下德夫覈實初德夫為湖南筦庫宋若水子淵郎中提點刑獄率諸司共以京秩薦之子淵之子龍

游令之源時權宣司準備差遣馳至益昌營救其事德夫謂之源吾當檄君往諸州究實君其為諸人道地事可無它之源曰之源但能道達此意於公若受檄而行即當以實告耳德夫罔措會朝廷用制置司奏免馮光弼等三人編管但除名事乃已德夫早為劉文潛司業幕客又受丞相趙温叔雄所知文潛死於謫籍常欲厚報之會温叔之子昱除知廣安軍以病不及赴而死文潛之長子坊以病廢其中子塈通

判漢州遇寒疾數日卒德夫欲率宣制二司為奏言昱曁以逆曦僭叛憂憤至死乞褒贈之源持不可德夫笑曰君迂濶乃爾不藉是何以報二先生之恩耶楊輔嗣勲得書亦不從德夫乃與宣撫司同奏追復文潛集撰職名謚温叔曰文定德夫留益昌久之不得命會朝旨名德夫還至夔門居數月侂冑誅死錢象祖伯同為相力薦嗣勲可大用遂名入卒以德夫代之按韓侂冑誅死及吳獵代楊輔帥蜀皆是年十一月以後事此蓋因叙吳獵事蹟而終言之

德夫始上淑慝之章其所薦以劉光祖舍人為首青城山道人安世通次之又薦郡守至選人五十餘人凡四川科目之士及執政侍從監司帥臣子弟親朋莫有遺者章上得旨人數猥多難以行遣令𡑅實具奏後卒不行而所慝者脅從餘黨九人已已春末朝廷始下其章首尾凡二年諭司所行止此而已及為蜀帥辟幕客近三十人皆親舊及要勢所薦之士日燕飲賓客為樂始嗣勲在蜀歲餘激賞庫所積錢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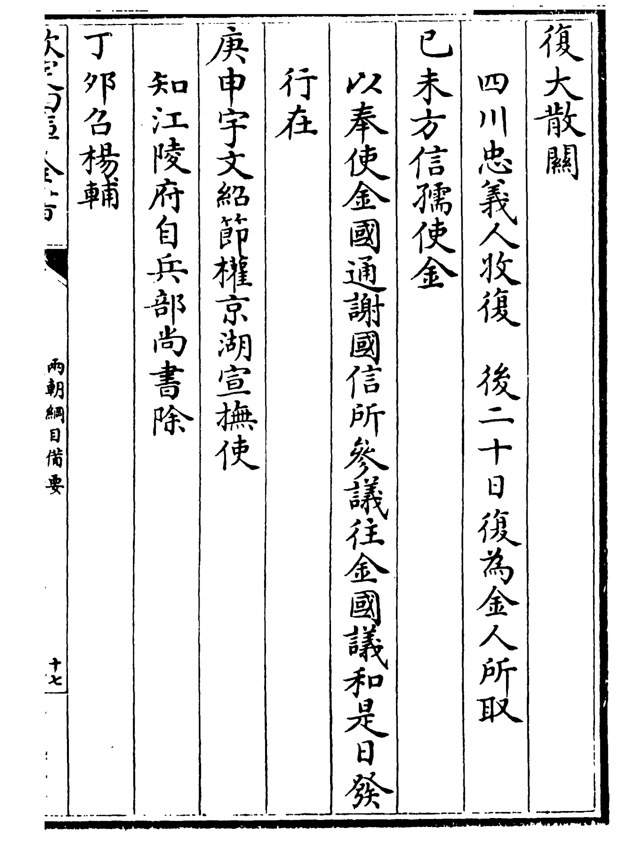
七十餘萬德夫盡貴之有合州人杜源者為蓬州守
坐上逆曦表為御史中丞所劾竄賀州報至德夫適
受謁即摘前知利州其前知重慶府其語之曰二君
頃在郡得毋例為此乎儻有之幸密以告獵當類奏
可無他慮不爾懼為人所持二客謝無之聞者傳以
為笑德夫有外姻厚載以入蜀成都稅官丹稜史其
征其稅八百緡德夫大怒欲按之史懼而不取德夫
怒未已賓客重為謝乃止有趙綱者為利路漕以婦

死擅歸所居遂寧之長江德夫素惡其人幕客以綱
擅出境請詰之德夫以綱嘗為宣司所薦不敢問其
幕客之輕銳者共逼之德夫不得已初問不報再問
以宣檄為解又持不可德夫曰已問矣恐傷宣司太
甚可止也德夫守蜀歲餘會宣撫司罷乃以安子文
為制置大使而德夫召去然其為人樂易臨民寬待
士有禮故蜀人安之惟識者以不能旌別淑慝為恨
李仲衍為成都提刑嘗面折德夫曰侍郎為南軒門

人令日所行視南軒豈不有愧德夫笑不答仲衍嘗為人言德夫事輙曰焉得剛云 嘉定四年七月詔四川官吏嘗受僞命者毋得敘用 五年四月詔自今告人從僞者並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癸丑降德音

於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降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湖北京西諸郡仍毋納今年租賦 尋又降德音於西和階成鳳州



復大散關

四川忠義人收復　後二十日復為金人所取

已未方信孺使金

以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往金國議和是日發

行在

庚申宇文紹節權京湖宣撫使

知江陵府自兵部尚書除

丁卯名楊輔

赴行在奏事　侂胄既殛死按侂胄死在仲冬距此時尚七月日內因楊輔劉師文追赴行在為侂胄死後事遂先著於此而不為標明年月蓋此書體例前後錯出往往如是楊公輔劉公師文皆奉詔追楊公力辭劉公先至赤岸草奏言蜀中盜賊羣聚皆有其故軍旅之內物情日益猜阻惟早召安丙一日則有一日之安邊頭諸事權付利東安撫劉甲足得商量循理而行覗首之除章不及上而安公遂除制置大使又六年而後罷焉

吳獵為四川制置使

代楊輔也

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改興州為沔州

先是詔吳獵與宣撫司共議分興州都統司軍之半屯於利州　五月庚子復置沔州副都統制以好義為之仍分沔州都統司十軍隸兩都統節制

庚午贈楊震仲官

嘉其死節不受偽命也仍官其子一人

五月丁丑賞誅吳曦功

轉資犒賜之數略見二月乙亥誅吳曦下注

戊寅竄受偽命人張伸之等

用四川宣撫司奏特貸命除名編配二廣湖南諸州

不雨

己丑禱於天地宗廟社稷

辛卯楊巨源敗於長橋

與金兵戰為所敗案宋元通鑑安丙誣巨源謀亂長橋之役巨源方戰丙密遣彭輅收

送閬州獄未至殺之以自殪聞此但以自敗為文巨源傳亦然

赦天下

以太皇太后服藥故

太皇太后崩

謚曰成肅權攢於永阜陵后母儀三世正位凡三十有二年弟淵官至少傅保順軍節度使賜玉帶后崩遺命賜淵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僦緡日十千焉

戊戌楊輔依舊四川制置使

召吴獵

唱犒畢赴行在奏事

辛丑李好義敗於秦州案本傳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而安丙令但守故疆不得侵越不言好義之敗

好義襲秦州敗而還

六月甲寅賞守襄陽功

已未李好義遇毒死

癸亥林拱辰使金

林仲虎副以通書官方信孺自軍前歸言金有和意也　張巖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北帥布薩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與西元帥一書乃善侂胄以書遺安丙諭指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幣西帥啟緘却餽而令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顔昱作書以來大略言當聽命於

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賀生辰通謝使者拱辰是也案告哀使為富珤生辰使為劉彌正金已遣迓使來已過泗州矣復卻回之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吴琚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琚隆慈之弟子位至少師節度使致知嘗以右司郎中出賀庚申正旦未還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臺觀大性字伯和南昌人嘗為户部侍郎琚與致知時皆已死金

又欲朝廷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癸酉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

先是巨源擅殺孫忠鋭於鳳州案史安丙素惡忠鋭令巨源殺之遂以忠鋭附偽聞於朝蓋以附偽誣忠鋭又以擅殺忠鋭誣巨源也既而有長橋之敗前一日執巨源以屬吏是夜遣將官樊世顯殺於大安之舟中　吴禮部題鄧平仲小傳後隆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於朝君早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邸事以遺

曹士宏者蓋士宏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吳曦之
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丙葷娼忌揜沒
令監丞衆仲跋語舉以爲言當矣前代記曦之事詳
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略於巨源近有續
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
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鋭之罪歸之
大概當時歸功於丙故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劍録
具載巨源本末併所撰諮書及丙與彭輅謀奪巨源

兵令樊世顯殺之於大安城下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人憤惋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年君不記世未必知也余疇昔好聽遺老談說見稗官野史有可備記述者輙不忍棄如俞氏所云皆錄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畧以附焉吁年君予不及識今不可復作矣吾儕晚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此者乎良可慨也案此跋非本書文蓋永樂大典裒取附入曦之誅楊李二人功也安丙本曦黨其奏功抑二人而反以曦將王喜居首使王喜酖好義誣巨源以謀亂宋

史巨源傳雖言丙奏巨源功第一而獎諭詔書並不及巨源但補承事郎而王喜授節度其非事實可知史于二人傳不明著其寃但微及丙之娼疾殘賊至丙傳更無貶詞此書于丙亦微其詞是跋頗得安楊之曲直故仍附於此

吳禮部名師道元人

秋七月乙酉下罪己詔

以大水及飛蝗為災也詔曰朕德非類致天之災比者郡邑間被大水加以飛蝗為孽永惟咎徵震悼于衷二三大臣其助朕思正厥事以迪百工俾內無誕謾私詖之風外無貪墨暴刻之政其有災傷當行賑

恤者具狀以聞毋得蒙蔽矧今兵戍久勞瘡痍未息一念及此痛如朕躬疆埸之吏尤當極力綏輯稱朕閔卹元元之意焉

八月壬戌劉師文爲四川宣撫使

以冦劄除之命隨所在置司事訖奏

九月丁丑詔儆邊備

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儆邊備時通書官方信孺自濠州歸白事於朝信孺言金人所欲五事韓

侂胄問其目信孺言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索陷沒及歸正人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之信孺惟稱不敢侂胄厲聲曰若不言朝廷當有行遣信孺徐曰欲太師首級耳侂胄大怒以檝語詈之於是信孺坐擅以私覿物作大臣遺金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　尋詔通謝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章穎措置雄淮軍

己卯召辛棄疾

侂胄復有用兵意遂除棄疾樞密院都承旨疾速赴

行在奏事會棄疾病死乃已

辛巳召張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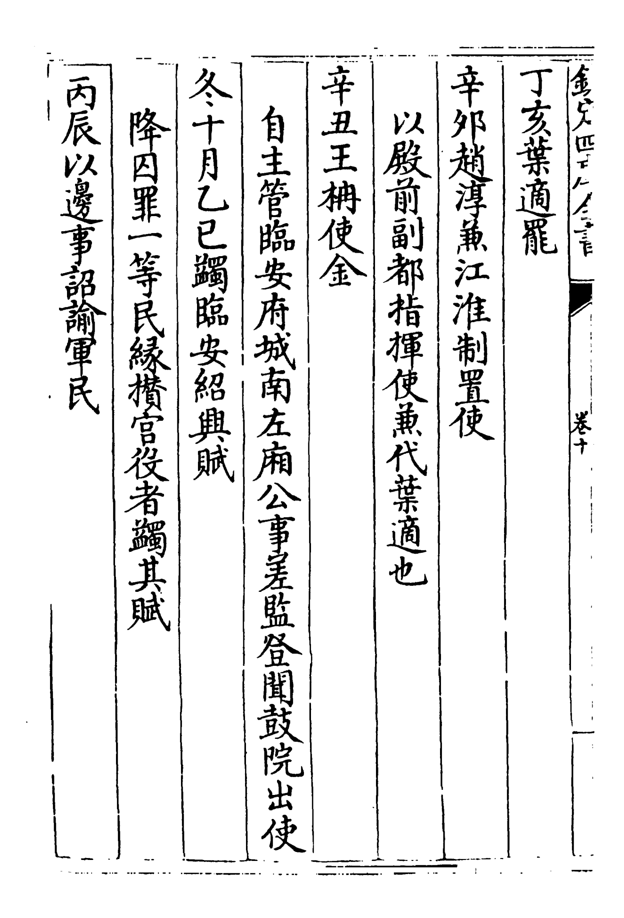
日下前來奏事以督視久無功故也後十三日甲午

罷之

壬午貶方信孺

注見上

甲申減極邊官吏舉員



丁亥葉適罷

辛卯趙淳兼江淮制置使

以殿前副都指揮使兼代葉適也

辛丑王柟使金

自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差監登聞鼓院出使

冬十月乙巳蠲臨安紹興賦

降因罪一等民緣攢宮役者蠲其賦

丙辰以邊事詔諭軍民

詔曰朕寅奉基圖適遵祖武憂勤弗怠敢忘繼志之誠寡昧自量尤謹交鄰之道屬邊臣之妄奏致兵隙之遂開重困生靈久勤征役省躬自咎攬涕何言第惟敵人陰誘犧賊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專在我況先捐泗上已得之地亟諭諸將斂戍而還蓋為修好之階所謂不遠之復適傳來欵自我元戎庸告九廟之靈併嚴三使之選束裝於境待報即行凡所要求率多聽許彌縫既至悃愊備殫

無非曲為於斯民詎意復乖於所約議稱謂而不度彼已索壤地而擬越封陲規取貨財數踰千萬雖盟好之當續念膏血之難朘茲數露於腹心用申儆於中外深惟暴露重痛死傷疆埸耗於流離郡縣煩於供億致汝於此皆朕之愆當知今日之師愧非得已而應豈無忠義共振艱虞思祖宗三百年涵濡之恩拯南北億萬衆創殘之苦上下同力遐邇一心鑒既往之莫追幸方來之有濟嗚呼事雖過舉蓋猶繫於

綱常理貴反求況已形於悔艾凡我和戰視敵去来各肩衞上之忠茂建保邦之績繄爾有衆體予至懐自用兵以来蜀口江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為之大屈而侂胄歸罪金人佳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議焉

十一月甲戌韓侂胄陳自强罷

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為輙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専以首謀

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
在外宫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䘏國事可罷右丞相
日下出國門
乙亥韓侂胄伏誅
先是金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怒復
欲用兵中外皆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
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
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

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
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别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參政
欲奏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事留
或泄乃已三日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
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
十四人擁侂胄與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
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日新
除右諫議林行可方請對宰執至漏舍自强語同列

曰大坡案佐胄傳作大成令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驅至錢參政彷徨不知所為既而震報侂胄已押出權吏書兼給事陸峻工侍兼京尹趙善堅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二參政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殛侂胄事牒報對境又令殿前司遣素隊五百人赴省前彈壓　丙子制罷侂胄為醴泉觀使丁丑責為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行中丞衛涇

章疏也給事中雷孝友封還錄黄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安置仍籍没家財行司諫王居安章疏也己卯臨安府申侂胄已身故案侂胄以乙亥殛死然未明正典刑故丙午後尚遞行責降而終以身故為文蓋當時諱之也史丞相之請除侂胄也惟一二執政近臣知之前數日侂胄在都堂忽謂參政李壁曰聞永嘉人欲變此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徐荅之曰那有此侂胄黙然前一夕侂胄與其愛姬號滿頭花者

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殛夏震者本璧所薦侂胄命攝殿巖後以擊侂胄之勞終於節度使　侂胄之妻吳夫人者憲聖后姪女也蚤死無子侂胄既貴四婢張王譚陳皆有寵累封至郡國夫人所謂四夫人也每內宴往往宣押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又有封恭人或安人者甚衆侂胄殛死四人皆知不免盡取其珍寶瑰異之物擊碎曰無

為它人有也後二日言者論之乃詔四夫人以下悉追毀告命放令自便既復以四人屬吏又二十有二日獄成詔張福兒王美憐各徒一年譚陳各杖一百餘六十人令臨安府縱歸其家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内禪為已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禀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决之於已褒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為偽學横

誣元老以大忠為大逆私意既行凶燄日熾交通賂
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倨肆於掖庭創
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
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决於
廝役蘇師旦之口已所欲為不復奏禀徑作御筆批
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
留其家凡所遣發未甞關白方其出入禁庭了無顧
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

宫人見之為之感涕歲時錫燕内庭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人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焰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匍匐趨走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詞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羣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為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黄鉞異姓

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
皆怨乃為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宗
社盛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
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授
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
傳金封侂胄為吳王又謂侂胄欲與曦分吳蜀之地
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圍
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絛結如此等類

意欲何為稽其稔惡雖寸斬之亦不足以謝天下亟
死之日京都士女歌舞於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
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録用襃賚九原哀
榮千古雖暫為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
識者以中間葉適吴獵之出為恨云
參政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樞密院事
上欲擢史侍郎樞密固辭乃命錢參政兼知院李參
政兼同知是日禮部尚書衛涇除御史中丞吏部侍

郎雷孝友除給事中著作王居安除左司諫晚召直院章良能鎖學士院丙子侂冑自強並罷為醴泉觀使按時隱侂冑之誅故既死而猶行斥逐之命此條已見前目內此亦複出李參政進呈改自強提舉洞霄宫特進在外無充觀使者丁丑殿司三將各進五官賜銀百兩士卒官賞有差而夏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以罷逐侂冑意詔天下

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冑懷奸擅朝威福自

已劫制天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與言及此痛切於衷矧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疎忌忠讜廢公狥私氣焰所加道路以目今邉戍未觧怨毒孔滋凡百縉紳洎於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專恣欺罔非朕本心今既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為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

丁丑貶竄陳自强

追三官永州居住行衛涇章疏也雷孝友封還錄黃

戊寅詔自强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送韶州安置行王居安章疏也四月丁巳自强責詞過門下給事倪思不書黄戊午自强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仍籍没家財六月癸酉陳自强卒於廣州詔許歸葬

已夘蘇師旦伏誅

前一日丁丑師旦杖脊刺配吉陽軍行衛涇章疏也

已夘給事又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臣

蒞其刑妻子編置　有司簿錄伲冑家得師旦所與

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

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别立一軍使信

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故處以極典

配周鈞

決脊刺配嶺外

詔求言

詔曰奸臣擅朝畏人議已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

多闕今既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百僚其
各條具所見以聞
史彌遠除禮部尚書
辛巳竄鄧友龍
再奪五官南雄州安置尋又除名勒停循州安置
以邱窋知建康府
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學士留
守

乙酉置御前忠鋭軍

丙戌衛涇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丁亥詔立皇太子

詔曰古先哲后丕建元良祖宗以來厥有彞典朕獲承至尊休德十有四載而主鬯尚虚非所以重大器正大本也皇子曮天姿英粹學問日充望足繫於人心言有裨於治道斷自朕志處以儲闈用衍萬世無疆之緒立為皇太子改名幬

李壁罷
初命除職與郡後二日又復降兩官送撫州居住行殿中侍御史章疏也
戊子竄郭倬郭僎寨本紀梅州安置乃郭倪郭倬開禧二年已誅於鎮江此本疑有悞
治喪師之罪也倬梅州僎連州並除名安置籍其家
癸巳貶張巖
奪二官徽州居住
己亥赦天下

以立皇太子也

十二月乙巳邱崈為江淮制置大使寗宗本紀在癸卯

時趙淳已為江淮制置使故加大字以別之罷山東京東安撫司尋又罷京西北路招撫司

許奕使金

吳衡副之

乙巳太白晝見

庚戌貶許及之薛叔似

及之奪二官泉州居住叔似奪三官福州居住案本紀叔似亦奪二官

竄皇甫斌

再奪五官英德府安置

癸丑金人陷隨州

辛酉錢象祖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

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楊次山除使相

次山后之兄也以太尉除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

乙丑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丙寅贈呂祖儉官

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子一人

丁夘詔改明年元

是月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時宣撫副使安丙也檄東西路漕各糴米二十萬斛

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抱認於成都府糴十萬斛並遣官運送沔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比司也乃為若市米邪端明楊輔曰理不可拒第徐為之圖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户對糴米乃報以抱認六萬斛其半本府坐倉其半九縣對糴既而楊公召歸事亦遂已對糴米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户税産一石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是歲以建康鎮江三務場徑隷提領官

四提轄謂榷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榷貨務場掌鹺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紹興初沿宣政舊例置提領官率以故省吏為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焉開禧末以總所侵用儲積錢始令徑隸提領官不屬總所

四川初行小會子

尋廢不用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於轉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卯歲陳咸以關不足始創小會子楊輔為制帥深不樂之故西州皆不用吳獵代鎮蜀與陳咸厚下令官民悉許流轉然州縣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能行後但以其五萬緡收兌舊引於劒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司又為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董誠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一

寧宗

嘉定元年戊辰春正月戊寅臺諫請梟韓侂胄

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黄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領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詔答以已重施行辛巳章再上御筆以未欲輕從荅之

詔求言（案本紀求言之詔在辛巳）

詔曰朕以眇躬獲遵洪業所期恭已治可致於無為乃昧知人失浸成於偏信自奸臣之怙勢畏公議之靡容屏蔽聰明排斥忠直利害莫從而上達威福自得以下移逮茲更化之初亟出求言之令條再踰於月律猶罕見於奏封豈習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誠弗至顧忌者多厥今百度未釐二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羅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

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儻有裨於事實詎敢吝於褒章其或過差務從寛假凡我縉紳之彦曁于芻蕘之微久鬱之懷諒欣聞於申命竭誠以告庶共厎於丕平

乙酉集議韓侂胄函首事

先是壬午監登聞鼓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持金人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以聞丙戌臺諫又以為請詔三省樞密院詳議上

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使金

以起居郎充通謝使吳衡副之

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職名案戊申在二月原本脱去今添入

復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

詔改正韓侂冑事迹

命史官自紹熙以來改正以其冒定策功也

壬子賑流民

詔臨安府賑濟

甲寅雪

戊午再竄程松

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甲子罷劉德秀遺表贈官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為亂

黑風峒者在郴吉之間而地屬桂陽縣有羅孟二者

名世傳其酋首也至是世傳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詔

補承節郎世傳之犯省地也郴州舉人李元礪嘗助官軍擊賊元礪曾口人以武斷鄉曲羣盜皆畏之比世傳受招論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為盜盜推為帥時江湖方艱食饑民及汰去之兵多附之遂至數萬

三月戊子下戒飭詔

詔曰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宮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況姦倖美權故

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傚傚貪
婪無厭狼籍已甚朕方厲精更始申加訓飭以儆有
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緣公濟私
尚為故態必罰無赦尚其戒哉
復秦檜王爵贈謚
以復議講和故也
辛夘詔梟韓侂冑首於兩淮
前二日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議以韓侂冑函首易

淮陝侵地翌日詔侍從及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聞奏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是日有旨依奏遂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斵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壬辰降黄榜于臨安府兩淮荆襄四川曉諭癸巳宰執咨目諭諸路安撫制置司以函首事

丁酉謝奕使金

以起居郎充通謝使

汰鎮淮軍
始淮南兩漕司招輯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人日給錢米悉視効用所費甚廣既不黥涅漫無統紀久之廩給不繼公肆剽刼嘉定改元卯宻復為江淮大使朝廷慮鎮淮或生它變遣宗正丞常褚叔度奉使措置且就令商度宻乃先隨雄淮所乜分隷逐州守臣節制尋奏以淮東人數少令帥漕任責揀汰除願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剌其半充効用以補鎮江

大軍及武鋒軍闕額淮西人頗衆合六萬餘人乃委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顗揀剌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餘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頗頼其力焉　此事不得其月日姑附于此

是春皇子垍生

閏四月癸未覺追封肅王謚曰冲靖　先是詔吏部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

鄆王偶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
肅王倪思時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
珪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乞止贈尚書令
詔從之　李心傳曰吏部太常固失之而倪正父所
奏亦未盡也乾道中省三省長官易以左右丞相則
所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三年孝宗少子恪
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
且最為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弗深考耳三年

十一月皇子復有維垣之贈給事鄒應龍言子為父師於理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應龍俄以親老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利州兵老小喧鬨

關外諸軍月糧有支正色者有支估錢者是月王喜為沔州都統制以糴貴糧乏下令正色米每石以二斗坐倉於是總領所乃優潤估錢予之謂如支天字廒則按舊籍收糴之時每石六引即於上加搭二分

作七引以二分為優潤其實市直乃十餘千一斛之
錢僅能糴其半利州軍士方出戍其家屬在營者皆
怒二月七日南倉當支糧未及畢衆共訴于統領官
王興祖曰汝自見總領白之於是突入總領所近千
人總領陳咸方謁客未還其屬官皆遯去無與酬應
者衆益忿適總領所修廨舍衆共取椽桷數百執之
其一人陞廳事取更鼓擊之遂徑趨宅堂咸之家人
悉登城以去匿會節樓衆又逐之有茶酒卒以瓦石

自上擲傷數十人衆乃止咸聞變渡江入西倉興祖隨往白之然後入城彈壓衆始散去宣撫司聞之遣沔州中軍統制官朱邦寧來究其事既而以其方出戍不敢治但誅擊鼓者一人又有墁匠一人導之以入於寢所得其刀與一屨亦斬之王喜素愛興祖故但降為隊將尋以招成州亂兵復故職事聞朝廷為降詔戒諭諸軍

夏四月丙辰詔科別群臣奏疏

詔後省科别可行者以聞

贈彭龜年職名

寳謨閣直學士

落李沐寳謨閣學士

戊午真德秀論和議

德秀時為太學博士上書曰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於兹矣天啟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

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嫚則為和也難況敵人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之首而吾亦曰

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金人得以閒吾之情而滋熳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耳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盖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吴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之尋盟於金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

命於敵而圖茍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恐
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二十年
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
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
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求
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
入秦則旦絕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
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

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是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者不觀敵人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弊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敵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

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强敵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

作浮淫冗蠧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寖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傍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脩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亂之無日蒐討軍實申儆邊防凛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

閏四月壬申雨雹

旱

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雨州縣決繫囚釋杖以下辛夘禱于天地宗廟社稷癸巳減常膳乙未蠲兩浙闕雨州縣貧民逋賦復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丙申幸太乙宫明慶寺禱雨

甲申詔皇太子侍立朝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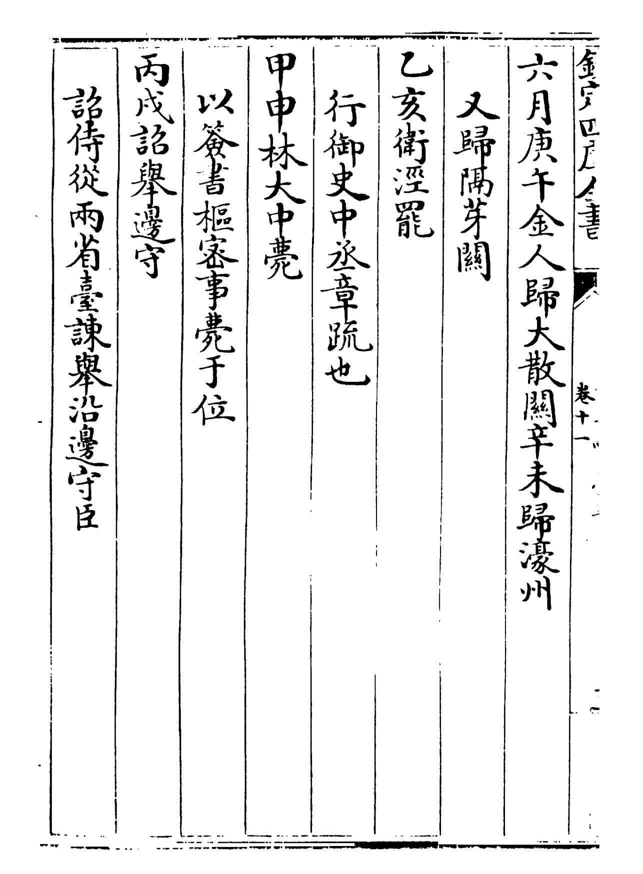
詔曰朕更化厲精祇若古訓為萬世長策先圖其大

者皇太子温文粹美學問夙成欲使與聞國論通練
事幾以增茂儲德二三大臣各兼師傅賓僚用伸羽
翼之助其相與叶心輔導成朕愛子之義以綿我家
無疆之慶是惟休哉自今每遇視事可令皇太子侍
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　乙酉錢象祖兼太子太傅
衛涇雷孝友林大中並兼太子賓客　是月丁亥皇
太子出居東宮
丁酉詔求言

旱故也詔曰朕惟祖宗傳序之重祗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蝻為灾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禱不應天灾流行固亦有之在於今兹關繫實重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米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傳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嘆軍民疾苦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

五月辛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鄭自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
出身有差
甲子太白經天
蝗
乙丑減常膳丁卯詔侍從臺諫條上闕政監司守令
條上民間利害以聞六月乙酉禱於天地社稷七月
壬戌詔三省條上寬卹未盡之事八月戊辰出豐儲
倉米賑貧民



六月庚午金人歸大散關辛未歸濠州

又歸隔芽關

乙亥衛涇罷

行御史中丞章疏也

甲申林大中薨

以簽書樞密事薨于位

丙戌詔舉邊守

詔侍從兩省臺諫舉沿邊守臣

辛外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賜呂祖泰官

先是祖泰以上書忤韓侂胄配欽州牢城至是改正

過名特補上州文學尋改授廸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癸丑卯宗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許奕歸自金

以通謝使回是日入國門

八月辛未卯宗薨

于江陰之里第

甲戌議楮幣

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　自魯從龍為版書欲急見理財之效始與提領會子庫官陳彌祚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為千八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為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行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

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閱滋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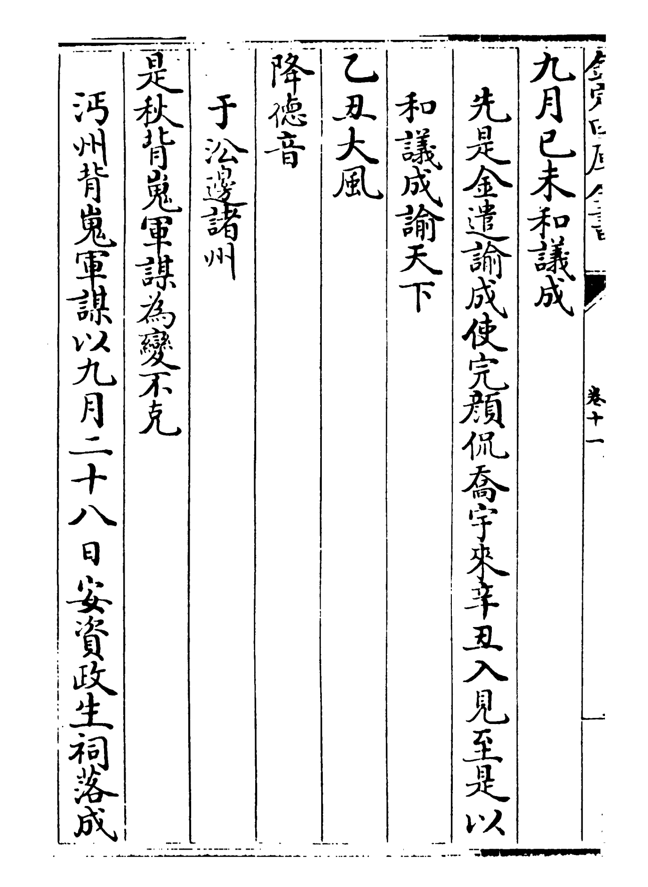
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考訂民間利害

詔禮部侍郎許奕起居舍人曾從龍考訂監司守令所條民間利害擇可行者以聞其未條上者趣之

甲午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賑糶尋又出安邊所錢一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糴米賑饑民



九月己未和議成

先是金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來辛丑入見至是以

和議成諭天下

乙丑大風

降德音

于沿邊諸州

是秋背嵬軍謀為變不克

沔州背嵬軍謀以九月二十八日安資政生祠落成

之日舉事已結連劍利諸軍矣前一夕安公家人夢
廳事下有坐甲者數百是日安公心忽動俄有告變
者捕為首八人誅之隆慶府後軍統制官張林知其
謀命憲臣宋正仲鞫實獄成當死詔以其有誅叛之
勞奪防禦使除名嶺南覊管云
冬十月丙子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雷孝
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
樞密院事

己卯褒録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徐範張衜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
蔣傅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

辛巳加配蔡璉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樓鑰等狀看詳到朝散郎監
都進奏院趙崇憲等奏乞辨雪父汝愚讒誣等事一
疏内直省官蔡璉最為可誅方汝愚與彦逾謀逹意
於郭杲是時蔡璉從旁竊聽本欲漏泄幾害大事在

法當誅正以危疑之時不欲盡行姑從決配以從輕
典後乃自配所逃入都城投匭誣告幾致興羅織之
獄陷害忠良當時全臺曽入章疏於是彭龜年追三
官勒停曽三聘追兩官蔡璉誣罔尤不可恕欲乞朝
廷將蔡璉坐以逃入都城之罪更與加配奉聖旨依
看詳到施行照得蔡璉於紹煕五年八月内准指揮
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撫州牢城収管於慶
元五年二月内放逐便於嘉定元年四月内與降等

比換進武副尉吏部供到蔡璉因磨勘現轉承信郎

監江陰軍江陰縣令節犒賞酒庫奉聖旨蔡璉追毀

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

十一月戊戌四川收兑九十界錢引

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陜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壊大觀間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凖建炎初張魏公浚出使復以便宜增印自後因仍不已至

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
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
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咸乃與僚屬議出
庫管金銀度牒與民収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
每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管所藏
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
民間以舊引輸官課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
司毋得受榜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歲受諸州縣

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另項收支而庫管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而期限已迫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為姦折閱已甚於是單丁弱客皆不敢行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聲載道後旬日制置使吳獵知之乃揭榜除收兌一千三百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司

方與總領所比故移書東南以為獵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幣專屬計臺制司無所預繇是不直吳獵云

庚子四川初行當五錢案本紀四川行當五錢在十二月庚午

時陳咸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司欲盡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為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四

字為文其背鑄西貳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貫其料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州論者以為丹棱雖産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為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利邛二監焉

戊午史彌遠去位

丁母喪也癸亥皇太子請賜彌遠第于行在令就第持服許之彌遠辭第亦許之　明年十二月壬辰遣內侍趣彌遠還行在賜第

乙丑李大用謀為變不克

大用利州忠義人也初大用與其徒結集屯駐諸軍欲以其日舉事先縱火焚倉庫然後殺總領劫掠財賦又殺轉運判官及兩統制據城為變部分已定其徒趙吉懼事不濟詣總領陳咸告之捕得大用十二

月戊辰也即敎場杖殺之其徒死者八人賞吉錢千
緡送蓬州養老吉行至葭萌縣大用之黨追殺之裂
其屍棄之於道取其錢而去始大用之謀變家子欽
時為總領所主管文字前一夕本所幹辦公事楊君
玉來見坐定屏人探囊中一頭巾示子欽曰軍中有
人謀變以此為號知之否子欽問如何曰以巾帶結
于顚下者無患不然必不免子欽笑曰安有是事索
酒飲之令去翌日子欽以語節制軍馬侯頤頤亦未

信子欽曰雖然不可不備第令人密察之勿張皇也
頠乃遣左右親信者物色其事會大用亦疑事泄乃
詰總領所自陳總領陳咸詰之大用曰某河池人始
破産萬緡從軍程宣撫授以忠義統領官意謂功名
可以立致不意朝廷罷軍汰遣某輩某僅得支犒二
十緡欲歸則無家欲留則無食自度不免一死計出
無聊乃至於是咸復問汝將何為曰欲殺監司守將
上閉潭毒嶺下閉劍門關自立為利王姑逭歲月耳

咸不俟其言畢命引之退及對吏自通所結連之士北自三泉南抵綿劍其數甚衆咸命杖殺之不敢竟也子欽嘗見具獄宜得其詳子欽又言宣撫司初令川路造麪碁子至軍前不果用遣戍卒負之以歸卒多盜食者總領所命以豁見糧士洶洶且為變子欽以白咸盡捐之乃止事在開禧三年六月

丙寅錢象祖罷案本紀錢象祖罷在戊辰

以覿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行監察御史章疏也

貶李沐
再奪三官信州居住
己卯黎州蠻蓄卜寇邊
沉黎自慶元乙卯以後無邊事者且十年至是彌羌蓄卜忽自惡水渡河入寇破州之硐子寨邊事自是再起先是蓄卜之弟悶巴至三衢為人所殺部將趙鼎總轄官魏大受懼生事脅寨之土丁以骨價錢三千三百引償之時紹熙五年也有白水村者青羌往

來渡頭也其民舊與青羌交通慶元元年郡徙之安靜寨青羌不以為便迄還之白水時開禧已二年矣既而蓄卜又言大受嘗以袍印許之而不獲欲與青羌偕往邛部川（案宋史作邛部州）假道女兒城以入冦寨言于州乞以財帛遺都王母令假道守臣楊伯昌從之（案宋史守臣楊子謨以背遺其都王母俾毋假道）開禧三年二月六日壬子也今年秋蓄卜遂以兵至三村總轄官董忠顯連告急伯昌命嚴兵待之俄伯昌名去朝奉郎趙公庇代

為守閘羌人且至遣禁兵八十偕土丁往拒之兵至茆坪而蕃卜已渡河軍丁迎敵不勝庚辰攻茆坪寨官軍射退之遂掠三松蟄砂横山三增白羊諸村殺人民掠財貨蕃卜又進據茹山而安靜艮溪茆坪谷堆諸寨皆為所隔公庀亟遣西兵正將黨壽案宋史作黨壽以所部七十人及土丁俱往策應壽輕敵徑進癸未戰于茹山官軍失利義勇隊官二人戰没西兵死者四十人土丁六人郡又盡調西兵禁兵之未發者命

興化府後軍統領王光世將之以行是日羌人自郊坪寨下以皮船載生兵渡河寨官李茂引兵至河際射之一舟八人俱溺光世以羌人勢盛憚之留屯三衛不敢進羌人焚掠既盡戊子渡河南歸光世乃偽走捷旗稱會合兵丁趕逐羌賊道路已通時並河諸村生業既無遺矣制置使吳獵繞聞之庚寅遣義勇軍統領張師古以所部二百人赴州捍禦師古至則屯三衛而光世進屯安靜寨時邊報不一而在城之

兵調發旣盡乃募强壯三百人號曰敢勇俾往邊頭應援命軍事推官程伯雄充軍正統之以行伯雄丹棱人也茆坪寨與邛部川女兒城隔河為境伯昌之在黎也蠻地饑荒女兒城崔太者有請伯昌歲以米十五斛贍之公庑至州靳而不予女兒城蠻因以藉口乃借蓄卜路使之入寇旣而諸司聞其事復命予米如故然無及矣

是歲置提領拘榷安邊錢物所案本紀在閏四月辛未又黄疇若傳拘榷作拘

催

時甫廢國用司而佐胄及諸閤省吏之家貲財皆已簿録黄疇若為殿中侍御史請籍此名遂命與戸部侍郎沈詵同領其事即御史臺置局又以宰屬一員同領仍許疇若不拘常例到堂疇若等請卿監一員提領安邊庫朝士二員為拘榷官仍揭榜募人言拘榷事許之其後會其入歳得七十萬緡專充金人所增歳幣其田宅契劵皆藏之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

典領局罷疇若已下皆進官

金主璟卒允濟立

璟以淳熙十六年立在位二十年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故立之雍即葛王褎也淳熙元年更名雍